

卹園全書

石林詩話

商孫德炯署

光緒戊申秋長沙
葉氏觀古堂重刊

重刊石林詩話序

石林詩話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作一卷世無單行宋本惟左圭百川學海中有之分三卷明毛晉刻之津逮祕書者併爲一卷據晉跋稱從吳興賈人購得詩話十卷石林其一也但毛所購得者究爲何本曾未語及宋本百川學海世亦希見偶有見者明時有錢福序刻本錫山華氏活字本兩本與毛刻異處相同乾隆時何文煥編刻歷代詩話雖分三卷而字句多從毛刻道光中吾家調笙先生重刻時未見百川本

先生著吹網錄載此書跋則云據百川本重刊蓋刻成始

見之擬改刻未果錄中存其跋也

以津逮本爲主校以宋人茗溪漁隱叢

話詩人玉屑及近刻歷代詩話宋詩紀事等書卽世行櫟

花盦本是也雖仍分三卷而增補改竄已失舊觀余于調
笙先生所校石林燕語巖下放言傳鈔本與已刻異者悉
再校刻行獨於詩話遲遲未就冀得一善本以成完書然
世無單行宋本則百川本實諸刻之祖調笙先生刻時尙
云未見是其珍秘可知余家舊有明刻百川學海卷帙完
整又調笙先生所據漁隱叢話詩人玉屑歷代詩話宋詩
紀事均有其書暇日取以參校知叢話前後集所載八十
餘條較之單刻諸本僅少六條其字句多有增改同異疑
宋時原有兩刻彼所據或直齋書錄所見之一卷本抑或
周輝清波雜志所稱池陽刻本觀卷下劉季孫初以右班
直監饒州酒一條其中詩句杖藜攜酒看芝山清波雜志

八云芝山乃饒州近城僧寺後池陽刻本改芝山爲前山一字不審乃失全篇之意證以今本芝山叢話引作支山支卽草書前字作㐁之誤是叢話所據非池陽刻本之別子卽直齋一卷之原編故字形相訛而文義差異此調笙先生所未推考者也今余刻此書悉依百川本凡津逮以下各本異文脫字但校錄於注間叢話玉屑則全錄其文附於逐條之後玉屑祇載二十餘條多與叢話相合更足見宋時所傳必有兩本後人刻之當各存其真不當互易其字然則調笙先生比之於余殆爲大輅椎輪矣至百川學海後有元陶九成說郭亦分三卷逐句逐字與百川本同卽其中訛誤之處亦無不同可知陶本源出於宋非毛

何諸刻之妄改妄補失蓋闕之義也調笙先生刻此書時

既未得百川本又未據說郭一勘實不免失之簡略何文

煥似見說郭矣如卷中元豐間嘗久旱條押綱羅漢說郭

作押載

說郭載字似刻改在行中微偏又字體略大當是原作綱後改載

何亦作押載又

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條無解換例說郭作解挽何亦

作解挽他刻皆不同此何刻得見說郭之證特不解何刻

於卷上姑蘇州學之南條慶厯間上增仁廟二字卷中慶

厯八年王則叛貝州條慶厯上增昔仁廟三字所據又誰

氏本耳余既以百川本爲主又以說郭本相同故但錄各

本之異其同者不贅列焉此外宋人駁正是書之文樹花

盒本附錄卷末其中引漁隱叢話俞紫芝及人之材力兩

條尙有韓持國兄弟入蜀歐陽修語其子棐兩條又宋陳
巖肖庚溪詩話下引三尺劍蛙兩部一則兩條漏未檢引
今併附入以資攷索後有讀者旣省翻檢之勞兼得異同
之故雖未知視宋本如何固勝於諸本之竄改訛誤也已
光緒三十有四年戊申歲九月下澣之二日裔孫德輝序

石林詩話校本序

詩話之行於世者自宋迄今無慮數百家或單行或附諸家專集其見於叢刻者凡數家石林詩話其一也毛氏津逮祕書卷帙繁多校讎未精於是書差謬尤甚予友葉君調笙爲石林後裔蒐羅少蘊公著作得建康集石林燕語巖下放言等書次第編校各成善本因病毛刻詩話之疎舛取歷代詩話所刊本及他書所引差考比輯離而出之條貫備具援據精詳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少蘊公卒於紹興年間而是書不及南渡後人當作於靖康以前史言公因蔡京見用乃詩話推尊蘇黃不遺餘力豈猶黨人碑未立時之說耶然其論阮嗣宗附司馬氏正論不刊知公阿

比蔡京原非本心較之柳子厚於王叔文則有間而文章之淹博才畧之貫通尤不能以一眚掩也公箸書最富尤邃於經所撰穀梁傳讞亡友朱酉生處有經訓堂舊鈔本予曾借過適有中州之行匆匆還之未及竟讀今不知其書在否若說經諸書更得調生爲之精校傳布不更足以嘉惠後學哉

道光癸卯初冬後學褚逢椿謹序

石林詩話余家舊有汲古本後不知爲誰何借失曩見婁東季耘松案頭鈔本曾借讀一過雖未識所從鈔出約畧卽毛氏本耳調生薈萃諸家手輯此帙精確無遺亟應付梓當使紙貴雞林也海虞許廷誥伯緘書

南渡詩人石林與陳簡齋並稱論詩自裕學識故後人評隲有宋名家諸集多引其說撰箸百卷今惟建康集八卷存耳吾友調生爲石林詩裔旣編次是集刊行復病毛刻詩話舛誤錯出詳加勘校單詞隻字援證精詳俾叢殘之本得還舊觀事固有相待而章者卽此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徒誦芬云爾哉校役屬癸卯長夏三月始畢眞石林所謂讀書避暑固是佳事致羨不已亟書其端嘉定程

庭鷺

石林詩話卷上

宋葉夢得撰

裔孫德輝校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

毛晉津逮祕書本葉廷琯校刻楸花盒本均作服義並通

一世平

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
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
聲籍甚元豐間旣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
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旣入見先
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
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
者自紀其實也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二十八趙清獻以清德服

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
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
人安其政治聲籍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
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
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疋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
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
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避與王
荆公素厚荆公後當國亦屢譴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
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

毛刻作東京葉刻同此云依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按宋史及東都

事畧劉放本傳本作京東惟在元豐初

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

或謂

毛刻脫此二字葉刻同此云依叢話增

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

祐初起知襄州渚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

國大笑絕冠纓流輅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

蓋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

譯

葉刻脫此字毛刻同此

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

且以自解云

漁隱叢話前集五十五 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

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渚于髡墓在其境內嘗以

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輒有餘智滑稽全
姓名師儒坐稷下衡益盡南荆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
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驛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
公蓋記前事以自解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

毛刻何文煥歷代詩話刻本同此葉刻作南郡云依叢話按東都事畧晏

殊本傳作留守南京

王君玉時已爲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

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
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
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爲備公適無命旣至夜君玉密使人
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
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